



▲剪纸 吉祥如意 泰福亮

初春的港湾

□文/朱俊杰

初春的蓝天
 掩映着渐渐消融的雪
 宁静的港湾
 泊着即将远航的船
 一棵树
 等候着苏醒的嫩芽
 一季冬
 等候着春雷的召唤
 春已到来
 远行的船何时靠岸

一片孤帆
 航行在茫茫大海
 春的音讯
 诉说着思念和希望
 一轮月
 等候着夜色的朦胧
 一座港湾
 等候着游子的归来
 春已来到身边
 一掬春江水 温暖你我的心田



朱俊杰

来：“行，我去镇上买点咸菜，很快回来！”
 出发那天早上，母亲提前把饭菜做好才喊我们起床，母亲从我上小学开始，不管起多早，从来都没定过闹钟，她总是笑着说：“心里有事，醒得来！”公交车到了，我催她早些回去，直到上车入座，她依然目送着我，我探出窗户向她挥手：“早点回去吧！”但她每走一步就把头偏过来看我，笨重地控制着电动车的速度。这一幕是何曾相似！我脑海浮现出刚开始住宿学校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目送我，我一顾三回头，跟在人群中，极不情愿地往前走，母亲站在门口冲我挥手：“去吧，照顾好自己！”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弟弟也上了大学，二十年聚少离多。这些年，母亲有些老了，夹杂的白发渐渐占据了多数，皱纹也越来越多，唯一不变的是依然守望在路口，一个不知道承载着多少人厚重情感的路口。

守望的路口

来了。”那天的下午忽然降温，母亲只穿了件单薄外套，路上母亲一直说个不停：“小雪结婚了，你还记得吗，你俩同学，人家只比你大一岁！薇薇考上大学啦，没发挥好，平时学习那么好。你在那边还适应吧，比原来胖了点，挺好……”母亲一惯这样，而我坐在后面却不停地懊恼：“下次回来不告诉她了，直接花几十块钱雇辆车回来！”身后，两排杨树一点点退后，枯黄的落叶在暗灰大地上赤裸着，随着风上下翻腾，太阳也渐

渐隐去，没了光亮。
 相对于焦急等待，分别似乎让人更难接受。春节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要走的前一天，母亲进进出出，一会端来一盘水果，一会拿着东西问我要不要带，再早些年的时候，母亲会去托“赶集”的人买些排骨、鱼肉，一回家就炖肉，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母亲却依然总问我想吃什么，冰箱满满的，我实在想不出，又不想让她失落，随便说了个：“要不买点咸菜吧！”母亲立刻高兴起

半公里的随想

□文/丰贯凌

“Selamat pagi pak.(早上好，先生)”印尼当地人主动问候。
 “pagi!(早安!)”同事们熟练地回应，既没有羞涩，也毫不做作。
 半公里，不长也不短，这是公交车一站地的距离，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半公里，不远也不近，这是印尼项目部生活区与办公区之间的距离，拐过一个街角，经过两个岔道，项目部的同事们迎着朝霞来，踏着月色归，日日如此，月月如是。
 印尼，国家的名字远没有其境内旅游胜地巴厘岛那么家喻户晓，只知道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工作原因，第一次跨过赤道，来到南半球这个“千岛之国”。经过几次飞机起降，再乘坐近四个小时的车，终于抵达项目部的驻地，他们称之为“市”，我感觉顶多也就是中国的“乡镇”水平。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找不着头绪的工作压力，心里不免生出丝丝失落和顾虑。
 日子在项目的紧张准备和艰难推进中一天天过去，环境在不断熟悉，新鲜感也在逐步消退，繁杂的工作让我们无暇顾及更多的风景。只记得经历的事情以及现在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做法：
 记得一次出差返回项目部，大包小裹带了不少东西，出机场时，一个小伙子主动帮忙，“长途跋涉”送我到停车位，我过意不去，要给小费，他笑得腼腆，飞快地走了。
 印尼人收入不高，却很容易开心满足，享受当下的幸福。在餐厅、在街上、在商场，总能见到一簇簇的当地人在聊着什么，不时集体迸发出爽朗的笑声，那笑声自然真

切，发自肺腑。
 一次回国的飞机上，邻座是一位来印尼出差的中国女士，与其闲谈。得知我在印尼工作，她忧心地问：印尼人排华吧？我说：在老百姓那里基本不会。她笑，我也笑，也不知道信了与否。总有人对印尼充满疑虑，其实老百姓还是很可爱的。
 印尼盾较人民币多出好多个“0”，近1:2000的汇率使我们一下子变成了“富翁”，来份街边炒饭就得花去两万；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猪肉不是那么容易买到，我们也习惯了用牛羊肉替代猪肉，感觉不吃猪肉好像也没什么；大家在写数字“7”时已经习惯性的在上边加上了一个道儿；跟在一群印尼人后面走路也不再觉得痛苦了，我们风一样的步伐在这里根本没有空间，慢慢地，我们的脚步似乎也慢了下来。
 不经意间，项目部已经进驻印尼一年有余了，施工在紧张推进着，我们依然每日行走穿梭在这半公里区间内，只是再看这每日必经之路时，感觉已经大不相同——
 半公里，是街边地摊主的淳朴，是街角眼镜店内售货员的热忱；是沿街商铺内姑娘美丽的笑容；更是当地老人、孩童主动接触，希望交流的热情。
 半公里，让我们信心倍增。“学习”是不变的主题，“适应”也只是个过程，“融入”已在悄然间发生，虽然我们工作压力山大，项目风险荆棘丛生，我们依然可以大胆地去思考如何更好地“提升”。因为，我们的当地雇员和相关方也在尝试着用简单蹩脚的中文跟我们进行沟通。
 半公里，让我感觉，我们不仅仅是在“做工程”。

吉祥如意 冯绍基



爸爸去哪儿了？

□文/曹阳阳 夏雪

“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
 晚饭过后，留在工地过年的三公司中东分公司的几个员工围坐在食堂的电视机前，看着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节目里拉蕾一脸呆萌的模样，让朱楠看愣了神儿，不禁想起了自己3岁的女儿滢滢，算起来，又有大半年没回家了吧。回忆着上次回家时候的情景，朱楠的注意力，再也无法被电视里的萌娃吸引。
 “你谁啊？你不是我爸爸呢！”朱楠怎么也想不到，跨越了大半个地球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对上的却是女儿如此生疏的眼神。都说童言无忌，可这话是从两岁女儿嘴里说出来，朱楠的心还是不免被揪了一下。
 “这个洋娃娃闺女肯定喜欢。”距离女儿过生日还有一个多月，朱楠就迫不及待地给女儿准备起了生日礼物，想象着见到



团圆 马文英

“小情人儿”后的情景——“爸爸，我好想你啊！”朱楠做梦都能笑出声来。
 不枉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终于在女儿生日当天赶了回来，正想着抱着她亲热一番，没想到女儿却怎么也不肯认他。
 “你是谁啊？你不是我爸爸呢！”一进门，女儿便怯生生地离自己老远。
 “滢滢，我就是爸爸呀！”朱楠伸出手，

想抱住闺女。
 “不是不是！”小丫头的头晃得像拨浪鼓一样。
 “那你爸爸呢？”朱楠着急地问道。
 “爸爸，爸爸呢，爸爸去哪儿了？”看着女儿哭着躲进妻子的怀里，委屈得不行，朱楠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不是滋味。
 这一幕小插曲很快就过去，终究是父女连心，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朱楠就成功跟闺女套上了近乎，一顿家常便饭，父女俩却吃得也不亦乐乎，旅途的疲惫和刚进门时的辛酸一扫而空。
 晚上，朱楠把闺女抱上了床，小家伙却不肯闭眼睡觉。
 “爸爸，我不想闭眼睛，醒了你就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滢滢乖，爸爸在这陪你，哪也不去。”
 “那明天还能一起吃饭吗？”
 “当然！”
 看着女儿睡熟着的小脸儿，朱楠轻轻地从她紧握的小手里抽出自己的食指。
 “闺女，爸爸在这儿呢！”电视里董力的呼喊把朱楠从回忆里拉回现实，拉着看到爸爸，立马开心地跑了过去。电视里《爸爸去哪儿》还在继续。

天涯赤子心

□文/衣启永

萌动的季节，我们即将迈向新的征程。回首沃伊营地春晚，全体自发同唱国歌的雄壮犹绕于耳，感受最多的，除了欢声笑语，就是那澎湃着的心情。

建超的“双截棍”

烘托着《逆战》的背景音乐，流星赶月，银蛇吐信，螺旋舞花交错，李建超的双截棍耍得虎虎生风，让你领略中华武术魅力的同时，也会对我们在“一带一路”中的拼搏感慨万千。
 这的确也是一场决战，我们背负行囊，勇赴中华腾飞必经的疆场，亮的不仅是剑，还有国人的济世情怀和达观胸襟。什么离别苦创业艰，既然来了，就不管那么多，数载追日夜，赤子心沸腾，国如车，家为轮，磁针石一片，愿为国为家。蒙内铁路收官在即，从一片原始的红土地草映天，到碧浪之上长龙盘卧，区区二度春秋。无数个大拇指点赞的背后，除了百年不朽精品本身，还有过程中所展现的大国工匠精神和真正的中国速度，亦如这让人目不暇接的“双截棍”，哼哼哈哈，唯快不破，干净利索。

一尤的“二胡”

一尤，姓陈。他的二胡独奏《赛马》是童子功。春节前夕问他需不需要提前练习一下，他说不用，一是工地上实在太忙，没有时间，二是他对自己有那份自信。事实上，他也

的确没有掉链子。热烈奔放的旋律下，绽放的是他对一络马尾极强的驾驭能力，跳弓、快弓、颤音、拨弦，马嘶长鸣，声声在耳，让人听了有一种策马扬鞭的冲动。蒙内铁路建设又何尝不是一场“赛马”，从2014年入场的那天起，未闻鞭声响，各自奔前程。代表中国交建各大局的战马，在这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浩浩荡荡，昼夜兼程，在荆棘密布之路上，硬是给夯出一条长路贯通。这场“赛马”，有过程中的领先交替，有攻城拔寨后的欢呼雀跃，却没有真正的落伍者，因为他们目标一致，都属于一支队伍——中交铁军，往更大里说，那就是都代表咱们中国建设者。

祥仔的“笑演会”

祥仔真名徐邵祥，能唱能演。祥仔的“笑演会”连续参加了几场晚会，每次都能常变常新，让人笑中含泪。这次演出中，整出了一场明星与粉丝见面的故事，狠狠心，花2先令（人民币不到1角钱）打一场麻将，让观众不禁捧腹。节目中祥仔还即兴一首《蒙内情》，唱出了热血男儿的侠骨柔情。在东非高原上，我们的眼里，哪儿还有什么东西南北客，相聚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勠力同心雕琢，纵贯肯尼亚的铁路线日渐成形，临近交工转场，对这个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竟有些留恋。这是一家人用心血凝结成的伟大作品，同时，还承载着几千万肯尼亚人的希冀。离别之前，我们要挥手向能让齿颊留甘的沃伊橘告别，向双脚丈量过的百余公里的人类发祥地告别，向一直以来和平共处的狒狒、斑马、长颈鹿、红象们告别……再见，大沃伊，下一次我们回来，一定要坐上彩色的列车，一览盛装出场的你！

安哥拉项目二三事

□文/杨莹

设计院海外事业部办公室内，设计人员和翻译人员正在探讨专业名词如何正确实现互译的问题，刚从安哥拉卡宾达回来的陈雨走进了办公室的门。
 陈雨是个东北男孩儿，平时却有些腼腆，不爱说话。从安哥拉回来，大伙儿发现他黑了，也瘦了。看着大家很期待了解海外的情况，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自己的安哥拉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一次尴尬的对话
 小陈主要负责安哥拉项目设计方面的信息传递和问题解决沟通，免不了和外国监理打交道。起初和德国监理沟通常常需要翻译帮忙，而不能直接对话。
 有一次在把吸船上德国监理考察清表工作时，并没有翻译跟着，小陈决定大胆一试，用不是很熟练的英语与德国监理吉塞拉女士交流着疏浚范围、耙吸船的挖泥量等信息，看着吉塞拉一脸懵懂的样子，

他明白了对方基本没听懂，心里别提有多尴尬。自从那次交流以后，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英语练好，一有空闲时间就抱着英语读物不停练习。在他不懈地努力下，和监理沟通越来越顺畅，他还跟我们传授经验：“首先一定要大胆说，其次专业词汇一定要记牢，他们说的哪里听不懂就换个单词词组。”

“打摆子”

从10月份开始，安哥拉卡宾达进入雨季，天气变得闷热难耐。从旧营地搬到新营地后，项目部篮球场还未建好，大家都没什么体育活动，好多同事都因为缺乏身体锻炼而免疫力下降“打摆子”了。
 疟疾，俗称“打摆子”，谈起这个，陈雨还骄傲地拍拍胸脯说自己体格好，这么久都没被疟疾击垮，可是同吃同住的师傅徐工却倒下了。小陈回忆着那段时间徐工连续发烧四十多度了就想到老家的土方，帮他用水精擦拭额头和各处淋巴来降温，跟食堂师傅说了徐工的情况，特地便于消

化的面条带回宿舍给他吃。徐工虽然病了却仍牵挂着工作，由于体力不支只好叫小陈帮忙及时沟通传达和进行图纸修改。

后山的芒果

刚去安哥拉时吃住不习惯，但项目部后山上有芒果树，工作需要上山考察时小陈就早起去看日出，如果周末下午休息和同事打完篮球后也会来摘点芒果带回去给大家。
 “目前项目部正在规划种植果蔬和饲养家禽家畜，再也不用担心食堂只做茄子和土豆、圆白菜这种蔬菜和当地的各种鱼了。”他高兴地说。
 打算回东北老家的小陈非常想念父母做的家乡炖菜，说着他还拿出手机给我们翻看安哥拉的照片，无意中看到了他和家人的合影，乐观阳光的他还是哽咽了。在他刚去安哥拉的时候水土不服连输两天液，但怕父母担心就在微信里说一切都好，工作太多就不打电话了。其实，他是不想让父母听出自己生了病。



▲牡丹 于宗奇